

读
笔



小
记

陈
郁
著

读
箒

小
记

陈
郁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读簃小记/陈郁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
2017

ISBN 978-7-208-14281-7

I. ①读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扇-中国画-绘画研究

②文化史-研究-中国-明代 IV. ①J212.05

②K248.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1044 号

责任编辑 时润民

封面设计 陈 酌

读 簃 小 记

陈 郁 著

世 纪 出 版 集 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5 字数 83,000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4281-7/J·475

定价 36.00 元

前言

—

喜欢文史哲，是打小时候的事儿；喜欢绘画艺术，也是打小时候的事儿；喜欢收藏，也是那时候的事儿。怪不得西人曾说过“有些男人的收藏癖好是自小就有的”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书画的拍卖会，从此便与书画收藏有了不解之缘。经过近二十年的累积，搜集到明人书画扇页几百帧，也算小有成就，也满足了打小时候就产生的愿望。

选择这样的收藏是因为，从绘画技术上讲，明代金笺书画扇面，多彩精深，小中见大，别有洞天，万千丘壑。

其丝毫不逊于大幅立轴，甚至对创作者功力的要求，要大于后者。看过清代的，就不想看近现代书画了；看到明代的，就感到清代的也乏味了。宋元书画当然更高级，但寥若晨星，基本与我等无缘。

从材质上讲，明代的金笺扇面制作工艺特殊，金粉如泥般厚重，通常泛红色，故有“泥金”、“红金”之美誉。这种工艺据说已失传，这种材料清初以后也渐渐消失了。物以稀为贵，当时我就坚信，明代书画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也将愈来愈稀缺。何况，扇面形制整齐划一，几百帧藏品汇集在一块儿，蔚为大观，还颇有形式感呢。

更重要的是，除了书画艺术之外，由于我还特别对明代的社会史、政治史、文学史等，尤其明清鼎革前后的历史，具有浓厚的兴趣，这些年来便留意搜集了不少属于非传统意义上书画圈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剧作家、诗人、史学家的书画扇面作品。我凭直觉感到，这里面有许多历史上的故事可讲。有的和风细雨，有的可能还可歌可泣，只是尚待深入挖掘而已。我坚信，这些作品不仅能丰富书画艺术本身，更能加深我们对过去历史以及活动于其中的个人的全面了解和认识；太阳的光芒尚不需要由一颗小水珠

来展现，但一颗小水珠却能折射出阳光。

这便是我明人书画扇面收藏的缘起，但我远远没有满足于此。我深知，画更是用来读的，于是便有了写《读簃小记》的想法，希冀将个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。

二

可能自己是搞学术研究出身，总免不了有种研究、写作冲动。当年，在拍场上见到文徵明写给杨尚英的元旦诗、王思任画给余煌的山水这类有意思的扇页时，就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，可以写点什么。一旦买到，欣喜若狂，除了把玩，一有空闲，收集文献、翻阅史书、爬梳资料。虽说近二十年中做了大量读画笔记，但真正形诸文字、写成别人可以阅读的文章绝非易事，尽管我一直想就此写点什么。

五六年前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郭彤小姐与我谈起，收藏了那么多年，也读了不少书，就此写点小文章一定很有意思的事，希望我动动笔，也算为《嘉德通讯》约稿，这可以看做我写《读簃小记》的真正缘起。虽已“启航”，遗憾的是中途“抛锚”了。或许我一贯慵懒，或为诸事打

扰，花费了几个月时间，写了两篇，一篇有关徐枋的，一篇有关石溪的，均未最终完成，前者写了大半，后者写了小半。这一搁，两三年又过去了。

大前年，在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的支持下，我将自己的部分藏品印制成册，名为《嘉树堂藏明人书画扇面集》，受到朋友们的赞许。令人感动的是，范景中先生那年利用国庆长假，专为此写了长篇序言，是我没有想到的。另外，受到有着“任性”雅号之称的多年好友刘益谦先生的邀请，该年底在其创建的龙美术馆举办了“日月光华——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展”。在这个展览过程中，我接受了《艺术新闻》杂志总编辑田本芬小姐的采访，并受其约请，翌年为杂志撰写专栏文章，名为《读簃小记》。这一写就写了十篇，现依人物历史活动年限先后，排列于此：

第一篇《王鏊，在嘉靖元年》，是最后写成的，试图通过一个偶然的发现，说明微观文献可能会有助于对书画墨迹的领悟和理解；第二篇《文徵明与杨尚英》，说明“上款”这一书画作品上的一个常见信息源，会给书画的读者带来怎样的探寻之旅；第三篇《不羁的陈道复》，表明书画欣赏的感性认识，依然能从古籍文献中找到共鸣，并会

给人们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；第四篇《潦倒的彭年》、第五篇《文心武装丘长孺》、第七篇《褚廷琯遇刺》，尤其是后两篇，更多的是对书画史上较为冷僻作者的文献资料的汇集和梳理，发现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；第六篇《书画的钟惺》，则另辟蹊径，揭示大文学家、诗人之雅玩的另一面：文人绘画、赏画、鉴画、藏画的一面；第八篇《周亮工的书道及其他》，虽说也来源于感性认识，却努力从作者的人生履历、书画创作及鉴藏等方方面面去理解其艺术及其追求；第九篇《缺席的石溪》，力图根据书画作品上常见的一段题识，还原隐藏在作品背后的一幕历史场景，并理清各当事人彼此的关系；第十篇《铁了心的徐枋》，即最后一篇，是最先写成的，应看作《读簠小记》的真正起点：我至今都无法忘怀当初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时，作者的一句誓言带给我的冲击，它已远远超出了艺术欣赏的范畴了。

当然，“读簠”过程中，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并不能“一蹴而就”。范景中先生就曾发问：丘长孺书法一帧上款人“怀翁”何许人也？巧得很，我发现我藏有的那帧刘理顺书法扇页的上款人也是“怀翁”。他们是同一人吗？如果是，肯定就有点儿意思了。的确，上款人是个很重要的“关键

词”。钟惺那帧画是给“竹坡词兄”的，他又是谁？有年份有月份，他“赴任湘江”，或许又是一段风流。茫茫书海，很多有意思的未解之谜不是想查解就能查解得出来的。这也是读画魅力之所在。

三

今天，随性写成的十篇小文章能集为一册，并呈现给读者，完全是何元龙先生的美意。专栏文章的特殊性与出版一本小书，还是有差别的。他从书的内容到形式，均提出不少专业建议，令我获益匪浅。另外，责任编辑时润民先生、终审李伟国先生，从文字到图片，细致、耐心地审读，并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，无疑对提高这本小书的质量，帮助不小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基于文章当年是为专栏而写，有一定的交稿时间限制，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、疏漏、硬伤等等，现借此出书的机会又重新仔仔细细阅读一过，对个别措辞、语句略加改动，若干引文也作了技术处理，每篇文章的附图也酌情进行了删减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在此特别一提的是，改动较大的是《不羁的陈道复》，除了可能有

上述处理外，重点纠正了文徵明集子中有关陈道复诗文的数量，当时匆匆然，点检数量上存在“硬伤”。另一有关褚廷瑄一文，填补了两点史料，以求相对翔实。另外，当年田本芬小姐的采访，发表于《艺术新闻》2013年12月号，现作为附录全文刊登于后，因当年是田小姐根据录音整理的，存在一些同音歧义之类的错别字，现予以匡正，并略加润色、修改。

在此，我要着重感谢郭彤小姐和田本芬小姐。那些年，在读画、看书等方方面面，尤其是《读簃小记》的写作，与郭彤小姐交流和探讨颇多，甚至小到一篇文章起什么名，我俩都会议论一番，令人难忘。而且她还曾鼓励我写有小成后，若有多篇，可以结集成册。现今郭小姐已高就，右迁嘉德拍卖公司副总裁了，集册出版则方有眉目。而田本芬小姐对专栏的设想，对文章及图片的编辑，直接促成了《读簃小记》一篇一篇的出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早先有关于此对我的采访更显示出她的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，长达五个多小时的全场录音，并据此整理成文。另外，要感谢收藏家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先生、馆长王薇女士和作为学者及长者的范景中先生，他们在许多方面对我的肯定和鼓

励。最后，对于在那一年多的写作过程中，卢晟、吴建卫、钟世武、范笑我、汪超、李瑞华、谢晓冬、丁德朝、桂海涛、杨琳、陈阳诸位，给予我在实地寻访、文献检索和图片扫描等方面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休谟说过：“人贵述己而不自诩。”简单向读者交代一下《读箴小记》的前前后后，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和理解我的写作、我的收藏、我的生活，因为收藏、读书、写作已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或许，它仅仅是我将收藏与读书甚至旅行结合在一起的兴趣而已，又或是我的一种掉掉书袋子的行为而已，但它确确实实已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。

陈 郁

2016年12月于沪上嘉树堂

目 录

- 1 前言
- 1 一、王鏊，在嘉靖元年
- 16 二、文徵明与杨尚英
- 31 三、不羁的陈道复
- 51 四、潦倒的彭年
- 62 五、文心武装丘长孺
- 77 六、书画的钟惺
- 93 七、褚廷琯遇刺
- 107 八、周亮工的书道及其他
- 121 九、缺席的石溪
- 135 十、铁了心的徐枋
- 148 附录 陈郁的收藏故事 / 田本芬

一、王鏊，在嘉靖元年

始于明代中叶，大致在成化年间，吴中书画渐露头角，直至蔚为大观，形成吴门书画一派，影响中国书画数百年。除却吴中一地“江山代有人才出”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吴中文人中还出了若干朝廷重臣、权臣。既已位高权重，自然推崇乡里乡亲，何况当时吴中诗文、书画的确执全国之牛耳。徐有贞，祝枝山的外公，英宗复辟的策划者和实施者；吴宽，沈周的挚友，状元郎及太子的老师；以及王鏊，此三位大员在个中作用明显。甚至外省名臣，如李东阳、李梦阳和杨一清等，也对吴门诗文书画推崇备至，赞誉有加。唐伯虎因科场案，受同乡诬告，身陷囹圄，王鏊

和李东阳就全力救过他，即为怜惜人才是也。

王鏊（1450—1524），清代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有其木刻绣像〔图一·一〕，并有小传，大意是：王鏊，字济之，号守溪，吴县人。成化十一年（1475），礼部会试第一，是为会元，廷试第三，高中探花。后官授编修，迁吏部右侍郎。时边关吃紧，寇犯大同，王鏊“条陈边计诸事宜，帝悉从之”。不久因父去世，回家守孝。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重新起用为吏部左侍郎，与朝中大臣密谋请诛太监刘瑾等阉党。事泄露，刘瑾掌控朝政，大学士刘健、谢迁相继罢官离去。刘瑾迫于公众舆论压力，进王鏊为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，第二年加少傅衔。当时中外大权悉归刘瑾，王鏊自思不能制之，因此三次上疏请求去职还乡，皇帝许之。家居十四年后，嘉靖皇帝立，“遣官存问”，王鏊上自己所写《讲学》、《亲政》两篇文章，以谢圣恩。年七十五岁卒于家，赠太傅，谥文恪。“墓在东洞庭梁家山，祠在景德寺西。”像赞曰：“筹边计熟，立朝行危。急流勇退，弗事委蛇。”评价还是蛮高的。

王鏊诗文集《震泽先生集》，于嘉靖十五年丙申（1536）刻印刊行，一代名臣南海霍韬为之作序写道：“文



图一·一 《吴郡名贤图传赞》王鏊木刻绣像

之传三：人品，一也；学力，二也；才格，三也。以人品者，人为世重者也。以学力者，学为世之师者也。以才格者，文由才奇者也。”在这里，霍氏对王鏊评价亦极高，作序难免溢美，却基本为事实。

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起，笔者留心搜集明朝人书画扇页，略有小成。2009年，在北京匡时春季拍卖会上，见有王鏊草书七言诗扇页一帧〔图一·二〕，诗书曰：“天王出震万方新，草莽还能念老臣。浩锡紫泥衔凤嘴，服裁文绮损蛟鳞。未嫌五马归朝趣，且喜双鱼入饌频。衰病自怜无补报，寸忠还仗达枫宸。”在拍场及收藏界，王鏊书迹少见，此帧扇页开门见山，很难得，笔者努力再三，终于竞得，满心欢喜，甚为雀跃。

在搜集明人书画扇页的过程中，为了“读画”，我经常翻阅与之有关的明人诗文集。由此，爱屋及乌，在拍场上开始关注此类明刻本，因其稀少，甚有时代气息，也收得若干部。得到王鏊扇页两年后，在2011年上海朵云轩春季拍卖会上，拍得明万历震泽王氏三槐堂刻三十六卷本《王文恪公全集》。虽年份不及嘉靖本《震泽先生集》，但是书写刻精妙。据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，其出自明代书家



图一·二 王鏊草书七言诗扇页